

绘图
雅琦

坐禅如蝉

□农华(广西田东)

盛夏,南山上的一座寺庙里,一老一少两个和尚正在打坐诵经。

院子里有棵很大的皂角树,清脆的蝉鸣声从树上传到寺庙里。小和尚被扰了心神,诵经时老出错。蝉鸣不止,小和尚忍无可忍,终于站了起来。老和尚眉头一皱:徒儿这是做何?

驱蝉!小和尚如实回答。

徒儿不可!

为何?小和尚疑惑不解。

徒儿为何驱蝉?

蝉扰我心神。小和尚疾步向院子走去,没走几步便被老和尚叫住:徒儿回来!

师父,为何要阻拦我驱蝉?

你可知道蝉寿终几何?为何鸣叫?老和尚富有节奏地拨动着手上的佛珠,连问两个问题。

小和尚答不上来,光脑袋摇个不停。

徒儿,蝉鸣不易啊!蝉蜕变的过程很漫长,它要掘土四年,四年的黑暗苦工,换来日光下的沐浴,才换来三四十天鸣叫的机会,而后寿终。

啊!小和尚大吃一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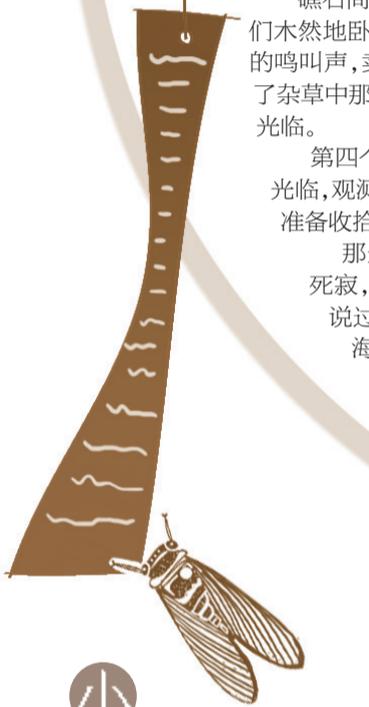
徒儿,现在,你还有理由嫌弃蝉鸣给盛夏增加的躁动和不安吗?你还要去剥夺蝉短暂快乐的权利吗?

徒儿不敢。

老和尚悠悠地念起了经文,小和尚也悠悠地念起了经文。

寺庙里的皂角树上蝉鸣依旧,清脆脆脆。

【点评:历经磨难才有更多感触需要鸣放,蝉如此,人亦如此。】



小小小说超市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神出鬼没的鸟

□许媛(广东佛山)

太阳灼心,失恋又失业,我在山洞般的卧室里宅成了稻草人,直到看见一则招聘广告:招聘临时鸟类观察员一名,聘用期四个月。到遗世独立的木隐岛,住木屋,拍海鸟,听海风,数繁星,要求身体健康的男性,大学本科,热爱鸟类,不惧蚊虫叮咬、紫外线者,速来。

在自然博物馆,经过张教授的面试,我被录取为临时鸟类观察员。

经过两天简单的培训,我被一艘木船送到大海深处荒凉的木隐岛。

我的工作就是待在岛上的木屋里,用望远镜观察外面的情况,维护遍布岛上的一种奇怪的设备,拍照、记录。张教授他们决定在这里帮助

海鸥建立一个安全的孵化地。

我每天拿着望远镜或照相机,坐在木屋的窗口。

礁石间、草丛中,散落着数不清的白色海鸥,它们木然地卧在阳光下,一刻不停地发出婉转、动听的鸣叫声,卖力地召唤着同伴。三个月过去了,除了杂草中那些一动不动的中华燕鸥,没有一只新鸟光临。

第四个月下旬,我接到通知,如果还没有新鸟光临,观测站将会撤离,转到另外的荒岛上,让我准备收拾行装。

那天晚上,海岛上空繁星点点,岛上一片死寂,没有任何动物的声音。我想起张教授说过,以前这海中随便哪个岛屿,都有无数海鸥。

第二天,我早早起来,推开窗子,架起望远镜,突然发现对面的礁石窝里,密密麻麻布满了白色、圆润的东西,一大群灰色、

白色的海鸥在海岛上空盘旋,空中海鸥的欢呼声和礁石间那些一成不变的声音相互应和,奏出动听的交响乐。我强忍住尖叫,不停地拍照,并打电话给张教授。张教授兴奋地说:“我看到同步的照片了,我正在开一个鸟类保护交流会,马上回来,千万不要出去打扰燕鸥孵蛋。”

我在木屋里手舞足蹈,捂着嘴把自己兴奋的尖叫声逼回胸腔。终于来了,可爱的精灵们!更让人兴奋的是,张教授说照片中竟然发现了两只六十多年没见过的“神话之鸟”——中华燕鸥。

晚上,聆听着温情脉脉的涛声,我久久无法入眠。那些神奇的鸟长途跋涉,逃亡到这里,与我为邻,我感觉自己就像接近天堂一般,内心水晶剔透。

我迷糊睡去。深夜,听到怪异的声音,我吓得爬起来,推开窗户,看到几个人影登上了小岛。我拿着手电筒问:“是张教授吗?”对方不回答。我抄了根木棍出去,见他们钻进了草丛,海鸥被惊飞,发出凄厉的叫声。

“不要捡鸟蛋,不能捡……”我疯狂地喊着,这有可能是最后的燕鸥!他们熟练地将鸟蛋装满篮子,仓皇跳上汽船,消失在茫茫大海中。

我趴在地上,看见一片狼藉的草丛中,鸟蛋碎了一地,新鲜的汁液流在绿色的杂草间,如同它们浓稠的眼泪。我跌倒在草丛乱石间,看见这岛上,只留下先前在杂草间布置的那些栩栩如生的木鸟,它们歪歪扭扭地倒在草丛中、石头间,仍然固执地发出枯燥的召唤声。

那些木鸟,是按百分之百的比例复制的精美木头燕鸥,它们的肚子里装着音响回放设备,放着这快要绝种的燕鸥最后的鸣叫声。

【点评:看到这样的小说总是很心酸,作为人类,我们在地球上干吗?是要毁灭它吗?】

过早

□曾红梅(湖北咸宁)

味道。”组长坐在姗姗旁边,摸了摸姗姗的披肩长发,“丫头,明天一起去吃面啊!”

第三天早上,大家默契地三三两两走进面馆,朱老板仍在那里,真巧。

他说:“老板,今天换成腰花手擀面,每碗加一个鸡蛋。”

“朱老板啊,这就不好意思啦!”组长吸了一口刚点燃的烟,“哪能让你天天破费呢?”

“哎,小意思啦,这不正巧碰上吗?平时邀请都没有这么齐整。”朱老板挪了一下凳子凑近老丁,碰碰他的胳膊肘:“是吧,丁会计?”

“嗯,嗯,是的,碰巧。”

手擀面厚实的嚼劲不仅让大家吃得很开心,同时大家对朱老板也有了几分好感。接下来的一个月,大家就像定了时的闹钟,没人迟到,更没人提前过早,一个个都准点上班,然后一起去面馆,而朱老板一定在面馆等候!

习惯了每天一起过早,众人觉得很有滋味,和朱老板不仅熟识了,几个年轻人还邀请他有空去办公室喝茶。临近工程完工,朱老板搬了一箱进口水果去办公室,结账非常顺利。工程完工后,就没再见过朱老板了,大家时常念叨他,听说他包了兄弟单位的另外一个工地。

办公室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,大家再也不相约着一起过早了。

【点评:故事很简单,吃人家的嘴软。描写得很生活化,有人请你过早,你去不?】

教育组楼下新开了一家面馆,听说味道不错,统一标价八元,煎个鸡蛋加收两元。

办公室总共八个人,相处和睦。

办公室平时买吃买喝都是AA制,这样很好,谁也不欠谁。

一日,会计老丁提议:“去新开的面馆吃面吧?”大伙拍手叫好。

于是,众人嘻嘻哈哈地来到面馆。刚巧组长碰到一个熟人。打过招呼后,那人热情地要埋单,点完人数便说:“老板,九碗面都加鸡蛋。”在付钱的当口儿,又碰见一熟人,那人的一张百元大钞就进了面馆。

“谢谢啊!朱老板。”吃完面,组长走过去和埋单的人握手,众人纷纷挥手致谢。

上楼的时候,组长介绍今天这个人是教育组旧楼改造工程的负责人朱老板。

“难怪这么热情。”资料员陈一嘟囔着。

“过一个早就花了一百块,我一天工资都不够一百块。”新来的姗姗柔声说道。

“羊毛出在羊身上,反正赚公家的钱。”

会计老丁边吧唧着嘴边掏出钥匙。门开了,大家很快投入各自的工作。

第二天早上,老丁又提议去吃面,几个年轻人都说去不了,在办公室啃面包。一个小时后,老丁打着饱嗝儿回来,说:“嗯,那个朱老板真够意思,今早又是他请客。”

“还别说,这家的面真有